

沿着无愁河
到凤凰

—芳菲著—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 CITIC PRESS

沿着无愁河
到凤凰

——
芳菲
著
——

中信出版集团·CHINACITICPRESS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沿着无愁河到凤凰 / 芳菲著. —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086-5403-4

I . ①沿… II . ①芳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 187079 号

沿着无愁河到凤凰

作 者：芳 菲
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（China CITIC Press）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）

（CITIC Publishing Group）

承印者：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：7.25 字 数：120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5403-4/I · 666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定 价：38.00 元

图书策划：活字文化 ■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：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：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世上本无“无愁河”，
有了黃永玉，才有“无愁河”。
那么，
世上本来有凤凰吗？

——题记

目录

你是谁？你来自哪里？	1
那个音乐老师做校长的年代	55
准提庵里有画	67
身在万物中	83
人情中间，不留痕迹最好	123
高高朱雀城	141
风雨雪雾回故乡	191
跋：沿着无愁河到凤凰	219

你是谁？你来自哪里？

『无愁河』内外的玉公

《艽野尘梦》，是清末一下层军官记录自己带兵入藏，又艰难涉险出藏的笔记体奇书。2001年我读到过钟叔河先生的推荐文章，后来陆续看到过这书的几个版本，以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、藏学家任乃强先生注解的版本出得最为用心。据说在出版之前，这书还曾以手抄本、复印件、内部资料等形式流传在各种人群中。我读后亦受任乃强先生影响，觉得“人奇，事奇，文奇”。但也仅此而已，将它作为绝域边塞的传奇，没有把作者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公建立起“常”一方面的联系。

这些年跟读黄永玉先生的“无愁河”¹，则是难得精细的阅读。每两个月读一期“无愁河”，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如静静站在时间的堤岸上，看大川在面前缓缓流过。本以为对“无愁河”的世界已相当熟悉，没想到在一次兴致勃勃聊天时，韩少功的一问——“你读过《艽野尘梦》吗？”——却惊醒梦中人，如蓦然听见《艽野尘梦》戛然而止时作者那声泪尽声嘶的仰天长号！

“无愁河”中有一个见首不见尾、若隐若现的人物，

¹ 本书出现的“无愁河”均指黄永玉长篇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。本书所收画作皆为黄永玉先生作品，所收题字均为黄永玉先生随笔所写。

玉公，亦称大王、老师长，原来便是《艽野尘梦》一书的作者陈渠珍。

经此提醒，找来《艽野尘梦》重读。2010年秋去凤凰，在吉首书店买到陈渠珍另一重要著作《军人良心论》（刘萧、鲁岚整理）。后又托友人购得两种书，一是由陈渠珍长女陈元吉编辑、列入“湖湘文库”丛书的《陈渠珍遗著》，内中除前述两种专著外，还收有陈渠珍任湘西镇守使时的讲话、演词、序记、公文若干，及抗战时僻居四川南川期间的日记七万余字（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），及晚年书信数封。另一种是由陈元吉之女田俐、田冰、田仃三人合著的《侠骨儒心》，一本传记小说。上编直接为《艽野尘梦》的白话文翻译，下编记叙了陈渠珍自西藏回湘西，治理湘西二十余年，政坛上数起数落的经历。

陈渠珍的遗著和有关资料，“由于诸多历史原因……散失严重”（陈元吉语）。如《寥天一庐日记》原有三十多册，现仅保留五册。但仅存的几种书绵延读来，虽断简残篇，亦能想知其人了。

不知陈渠珍其人其事读“无愁河”，是一境界；知陈渠珍其人其事而读“无愁河”，是另一境界。何况，这个陈渠珍和沈从文还有那样的一段交往。

——陈渠珍、沈从文、黄永玉，这三个凤凰人构成了那样一个神奇的系列……



「西PQ上級」
「君王」「君師長」

『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』之玉公。

一

1882年生于晚清凤凰的陈渠珍，家族中原名陈开琼，九岁丧母，十三岁丧父，由二哥陈开藩抚养成人。七岁读私塾，十四岁转读于聂简堂学馆（聂简堂为凤凰名儒，黄永玉姑公），十六岁就读于芷江明山书院，十七岁考取秀才。自甲午中日海战后，国内变法图强的呼声很高，湖南是新思潮的核心地带，陈渠珍虽按旧例考取了秀才，但也在“废科举、兴时务”的舆论中，阅读了大量时务书籍，明白了列强环伺的危机，产生了投笔从戎、国家兴亡在我的念头。恰好长沙成立湖南武备学堂，他如愿考取。经过两年武备学堂的学习，打下了文武兼修的人生基础。其间，他为自己改名“渠珍”，号“玉鳌”。“渠珍”喻珍宝空遗沟渠，“玉鳌”来自古书中“古者有鳌而绻领，以王天下者矣”（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）之语。鳌，即武士头盔。

毕业后，陈渠珍加入了刚成立的湖南新军，任教官，后任队官（连长）。受当时思潮影响，加入了同盟会。在成都带兵时，曾一度因受清廷怀疑，离军返乡。后来赵尔巽调四川，陈渠珍是受他器重的学生，又随军再度到四川去了。1909年，英军从印度侵犯西藏，达赖逃到北京向清廷求援，清廷派一旅士兵入藏。陈渠珍“慕古人立功绝域之风”，便参加了由晚清边疆重臣赵尔丰带领的入藏军队。陈渠珍看到这时的赵尔丰，

年已七旬，“须发皆白”，而“胆气绝伦”，“戎装坐马上，寒风吹衣，肌肉毕见，略无瑟缩之状”。（《艽野尘梦》）

进藏两年半时间内，陈渠珍带兵先后收复现川藏线一带的工布、山南、翠南，进攻波密，完成了任务。于驻扎波密之际，遇辛亥革命发生，清帝逊位。消息通过英文报纸辗转传到西藏后，军中发生内讧，军队被哥老会成员把持，“川人大团结”。陈渠珍不得已率湘西兵卒一百一十五人，觅道青海、甘肃，期冀返乡。在高原绝域，人迹罕逢之地，步行万余里，因迷路而历时七十余月！其间有五个月没有粮食，两个月没有火。冰天雪地，狼伺于侧，穷途险状，极人世之至艰危，生还之望屡绝。到达西安时，一百一十五人仅剩下七人。陪同陈渠珍出生入死、肝胆相照的十九岁藏女西原，也在到达西安后长逝，令陈渠珍“肝肠碎断”。（《艽野尘梦》）

经历了这样的生死大难，陈渠珍回到凤凰，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存养，修复身心，经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数度存招，才于 1914 年重入军中任事，时年三十二岁。

时序这时已从清到了民国。

湘西是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地理环境秀丽险峻，汉、苗、土家等多民族杂居，军队在当地生活中占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。从清朝开始实行了近两百年的绿营制度，即清政府在八旗军制之外，以招募当地汉人平定当地变乱的兵役制度。湘西地处苗汉交界，交哄变乱，

起灭无常，加以地理上万山深阻，道路险峻，客兵不利。清政府便于凤凰、永绥、乾城、保靖、古丈等县设置绿营，利用土著，以充屯戍。“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，百余年来，相沿不改。”军事与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和交织，养成了别处所绝难见的生活图景、性格构成。

辛亥以后，湘西绿营更名为防军，易刀为枪械，也有外来的杂牌军进入，但基本建制未变。沈从文在《从文自传》中曾说：

这地方又名凤凰厅，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，名凤凰县。辛亥革命后，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。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，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。由于环境的不同，直到现在其地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，为中国绿营军制唯一残留之物。

陈渠珍入军任事后，从组织成立教官团入手，整顿军队。当时初入军中的沈从文见证，自从陈渠珍上任后，“力图自强，日有振作”。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军队，“一切可完全变了”，“枪械，纪律，完全不同过去那么马虎，每个兵士仿佛十分自重，每个军官皆服装整齐凸着胸脯在街上走路……军队印象使我十分感动”，“那指挥官虽自行伍出身，一派文雅的风度，却使人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，笔下既异常敏捷，做事又富有经验，好些日子听别人说到他时就使我十分倾心”。

经过六年实践，1920年，陈渠珍从田应诏手中接过湘西军政大权，任湘西镇守使，开始全面治理湘西。

从1914年到军中任事，到1934年被迫交出兵权到长沙任闲职，这二十年，陈渠珍戮力奋斗，在乱世中为湘西拼打来一段好时光。

清朝灭亡后二十多年，是中国政坛极度混乱、各地军阀混战的时期。湘西的地理位置，并非所谓“兵家必争之地”，它的小，本可让它在一个大局面中被忽略。但当神州赤县全面烽火四起，南（广州）北（北京）对立，东（中原）西（云南）对立，它却成了大军过境常要扫荡和践踏到的地方。湖南的腹部位置，让湖南政坛上的势力变换如走马（谭延闿、汤芗铭、谭浩明、程潜、唐生智、何键……）。而湘西，就成了草芥般的战场。一个又一个仗在附近开打，地方打穷了不说，每仗下来还有散兵游勇，占山为匪，造成湘西匪患层出。陈渠珍殚精竭虑所做的，就是力争不让湘西子弟为各方做无谓的牺牲，也力保湘西不成为各方的战场。

1915年12月，袁世凯称帝，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，成立护国军。贵州响应，成立护国黔军，讨伐袁世凯，向湖南挺进；袁世凯派遣第六师中将师长马继增率部来湘西堵截；仗要在湘西打，湘西本地的力量也成为双方要争取的对象。陈渠珍深感力量渺小，乡民贫弱，向田应诏献计中立。结果没有损失一枪一卒，从战场上捡来了枪支几千，子弹几万发。

1917至1918年，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讨伐北方黎元洪政府，开始第二次南北战争；南北战争的结果，政局上是使湖南落入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手里，底下，是大批军械散落民间，有的沦入流氓、散勇之手，湘西匪患成灾。

1920年，赵恒惕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湖南总司令，成为驱张战争的主要功臣。当时湖南境内湘军大致分为谭延闿、程潜、赵恒惕三派，赵的实力最强大。他为了能从北洋政府手中获得独立，采用熊希龄提出的设想，提倡联省自治来结束湖南军阀割据的局面。陈渠珍认同这个主张，于是一方面剿匪，一方面热心地筹划起了湘西自治。他的心里，是想尽可能让湘西变成世外桃源，变成《礼运·大同篇》中的世界。

据《侠骨儒心》及美国学者金介甫的《沈从文传》记载，陈渠珍曾派人考察过阎锡山的山西自治、南京陶行知的燕子矶小学及晓庄师范学校等，邀请易培基、梁漱溟、李云杭等来湘西协助自治，其中多少强调了阎锡山的山西自治对陈渠珍的影响。但从陈渠珍留下的一手资料看，更大和直接的影响，应该是早年在川藏时期耳闻亲见赵尔丰的施为埋下的种子。

陈渠珍著有数万言的《赵尔丰轶事》，为赵尔丰在川藏的作为立传。“改西康为行省，杜外人窥伺”，“平康三策，拓地三千余里”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诸大政，皆纲举目张，种牛痘、办教育，优待学生，“一

时风行草偃，番人子女争以求学为荣……”他赞美赵尔丰：“虽清祚已终，大功未蒇，而其创造精神之伟大，有足令人惊叹者。”对比那些抱“人生几何，幸勿自苦”观念的官吏，陈渠珍发出“判若云泥”的感叹。

湘西自治着力于四方面：教育、慈善、实业、团务，正可看出赵尔丰的影子。

《陈渠珍遗著》中收录陈渠珍湘西自治时期公文若干，原以为此举为充数，担心读来味如嚼蜡，没想却遭遇“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”（黄永玉形容沈从文《长河》语）般的诚恳风味。

民国十一年十月（1922年10月），陈渠珍颁《颁发乡自治真义的训令》，讲国家的局面、世界的趋势，和湘西的处境，提出“自治”乃救治之道：

共和肇始，岁逾十年，祸乱相寻，讫无休息，言治之流，各标一义，此尚集权，彼尊分治，纷纭纠结，无术调停。迹其谬误，二者为均，一重中央，一在各省。地点虽殊，官司则一。岂知共和关键首在庶民，庶民集合始乎乡党，今但欲以官为理，以上相陵，揆诸国体，已极乖戾，矧今时局又渐有异，人民觉悟所在皆然，若不因势利导，必耳昌言自决，迨其勃发，益难施功。

从这个训令中看，陈渠珍是了解世界局势的，且对于“共和”国体有自己深切的认识——“共和关键

首先在庶民，庶民集合始乎乡党”，他抛开“中央”、“地方”这些利益集团，直接授权于民，强调一切从民出发，才能“基础既固”，“国是自定”，也才能从政争的乱象中求得自救之道。他说：

本统领身列戎行，巡防此境，既不愿卷入政争，又不忍漠视民命，远察大势，近体俗情，回环审度，冀明机要，结果所知，实未有如乡自治之为最急……

以湘西之穷，之乱，之未“开化”，陈渠珍却敢于信任百姓，做自治的鼓励，让人感慨。

民国十二年五月（1923年5月），又颁布《颁发乡自治白话通告的训令并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》。陈渠珍先说：“吾国数千年来，人民屈服于官治淫威之下，久已失自动能力。今欲促成人民自动，必先使人民了解自治真义……”训令县令及开明士绅，希望他们务必让人民了解自治真义，无论偏陬僻壤，乡愚妇孺，都须去逐日逐处认真宣讲。

同时，他以白话写成《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》，以胡适之倡导的“明明白白说话”的白话写来，讲对自治的理解、倡导，情意真挚，苦口婆心。不妨抄录得长一些：

我们分区十县地方，连年以来兵灾、匪患、水旱、虫

荒，人民所受的痛苦，真是一言难尽。本统领驻防以来，虽尽力维持，认真剿匪，但大股土匪已平，小股土匪仍然不免。过细推究起来，都是由于人民太无职业，以致谋生无路，饥寒相迫。又加以智识太浅陋了，只顾一时之利，不顾地方之害，也就糊糊涂涂同着一般坏人去打伙行劫……我们要想一个塞源培本的方法，使地方人民安土乐生，无盗匪滋扰，就只有办乡自治一个法子……世间断没有历任都得好官的道理……所以官府是万不可靠，乡自治是一定要办的……你们看现在带兵的人，多是拿着军队来争自己的权利，毫无顾念地方的心思。本统领因为是十县的公民，所以任劳任怨，贴钱替地方筹办乡自治，为十县谋永久的福利。人人都有个良心的，你们这几年所受的兵灾、匪灾、同官府的苛虐，都是知道的……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……人民既是自己有了权，又何事不可办！只要不侵官府的权，凡是教育、实业、慈善、团务各项，都可以万众一心，努力去办。有办不去的地方，本统领便尽力来帮助你们。总而言之，你们要想地方无土匪，人有衣穿，有饭吃，有居住，就要办自治。若是……存着一种依赖的性质，如今太平日子是遥遥无期的。只怕自今以后，你们的生活一天艰难一天，地方的土匪也就一天厉害一天。到了那时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悔就迟了。我这几年，为地方的事心血也用尽了，嘴唇也说破了。我十县的父老兄弟姊妹，大家如果再不猛省，再不努力，错过这种机会，我也就无法救护你们了！